

大乘庄严经论 第七十九课

诸法等性本基法界中，自现圆满三身游舞力，
离障本来怙主龙钦巴，祈请无垢光尊常护我。

为度化一切众生，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！

发了菩提心之后，现在我们继续讲弥勒菩萨所造的《大乘庄严经论》，该论分二十四品，次第通过“无上五义”的方式进行开显。“无上五义”当中，前面讲过“所安立、分别所知、所思维、不可思议”四个科判，是通过总说方式宣讲菩萨道的修行。“圆成证得”当中，主要是讲通过自相的方式如何修证大菩提，再进一步宣讲菩萨如何作意、如何行持。分加行和正行，加行是从《明信品》到《教授随示品》之间做观察。

现在正在讲正行，从《业伴品》乃至《敬佛品》之间分六个科判进行观察，前面三个科判已经讲完，现在正在讲第四个科判《觉分品》，该品主要是宣讲修行，分“因、本体、修法能增胜支分”三个侧面。其中正在讲修习三十七道品和它的因，按照菩萨道的修行，因分八个侧面。现在在讲第一个“知惭”，也分八个科判，其中“知惭的体相、惭之处、惭之分类、无惭的过失、知惭的功德、赞叹具惭者”都已讲完。

辛七、具惭愧之相

具惭愧之相，也就是知惭有愧的相貌是什么？对它的相状进行观察和抉择。颂词讲到：

不忍及不行，亦忍及亦行，
当知此四种，是说行惭相。

“是说行惭相”，修行惭愧的相有四种：“不忍、不行、亦忍、亦行”。前两种是从不受违品方面讲，后两种是从修行功德方面讲。

首先，“不忍及不行”，不受违品就是“不忍”和“不行”。其中又分为意乐和加行，不忍是意乐方面不受违品；不行是在行为、加行方面不受违品。对什么不忍呢？就是对修行六度的违品慳吝等不忍，菩萨根本不接受、不忍受这样的烦恼在内心生起。除了慳等烦恼之外，无惭无愧这种和惭愧背道而驰的障碍，菩萨也根本不忍受。一般凡夫人内心当中就能够忍受这些违品。凡夫人没有修行菩萨道，没有修行知惭有愧，虽然慳吝、破戒乃至邪慧再再地在相续当中生起，但他们都能够忍受。比如，有的人内心生起慳吝时，不认为这是一个过失，就让它相续当中存留，让它再再地滋长乃至坚固，这就是忍受慳吝。凡夫对无惭无愧等这些过失在相续当中发现不了，即便发现了也根本不去对治，这也是一种忍受。一般凡夫人忍受这些违品，而菩

萨是不忍的。

“不行”，主要是指不行一切罪过之事。从加行的侧面来讲，菩萨也不会去行持种种的罪业，一切罪业不会行持。不忍、不行主要从不受违品方面讲，从意乐和加行两个侧面观察知惭的相。

其次，“亦忍及亦行”，是从功德方面讲菩萨应该修行或应该通达、证悟的内容，也分意乐和加行。从意乐方面讲，忍是忍什么呢？对内心的功德法、布施等殊胜的法义，在相续当中能够安置、忍受，这叫作亦忍；从加行方面讲，亦行，就是行持种种功德——行持布施乃至智慧、知惭有愧的功德。在麦彭仁波切的讲义当中，是将意乐分为一组、加行分为一组，所以不忍和忍放在一起解释，不行和行放在一起解释。因为不忍和忍都是从意乐方面讲，不行和行都是从加行方面讲，两种解释都一样。

“当知此四种，是说行惭相”。如果菩萨相续当中具备了这四种功德相，可以说是修行知惭有愧的一种行相。

辛八、惭愧成为最胜

前面刚开始讲惭愧做过分析，实际上在世间、二乘道、菩萨道当中都有惭愧的修法，但在所有惭愧的修法当中，菩萨的惭愧最为殊胜，这是第一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，在菩萨修行惭愧的一切行相当中，又以什么作为最殊胜呢？下面这个颂词进行了观察。

教习于惭羞，亦起五自意，
信法等别故，无上如前知。

麦彭仁波切的讲义中讲，一般人的惭是自己有过失，自己发现之后生起惭心，在别人知道自己的过失后，才生起愧心，但在别人不知道时，愧心不一定能生起。比如一个修行人违背戒律或做了自性罪，他自己做这些罪业自己很清楚，他的惭心能够生起来，但是愧心要观待别人了知而生起。这是一般人的惭愧。

菩萨的惭愧不是这样，当自己生起过失时，他马上就如是而生起惭心，不管别人知不知道，他都会觉得愧对不起他人、对不起三宝，也生起愧心。他的愧心不观待对方了不了解、知不知道，这称之为殊胜的惭愧。

首先麦彭仁波切引用坚慧论师的大疏如是做了观察。观察之后再行抉择。

“教习于惭羞”，这个“教”可以理解成教诫的意思，“惭羞”可以说是知惭有愧。通过教诫修习知惭有愧之后，“亦起五自意”。菩萨在身语意方方面面体现知惭有愧的功德，从哪个方面安立他的惭愧最为殊胜呢？和前面《供养、亲近、四无量品》当中所讲如何成为最胜一样，“亦起五自意”，从他自己的相续当中生起了五种功德，如是安立为最胜。是哪些功德呢？“信法等别故”，讲到了五种功德。

五种自意当中的第一个是信法，对于宣讲知惭有愧的教法如是地生起敬信。这个信就是敬信的意思，法就是教典或经论、教言。也就是菩萨自己缘宣讲知惭有愧的教言如是生起净信，叫作信法。“等”字当中包含其余四种：深心、神通、方便、和合。

第二个是深心。前面我们讲过九种深心：味心、随喜心、希望心、无厌心、广大心、胜喜心、胜利心、无染心、善净心，通过如是九种深心来修持知惭有愧，这也是最殊胜的知惭有愧。

第三个是神通。菩萨安住在殊胜的虚空或首楞严等三摩地当中引发神通，如是行持知惭有愧，这是一般人根本做不到的，二乘绝对没办法比肩，因此成为最胜。

第四个是方便。菩萨行持知惭有愧的时候，绝对通过三轮体空、无分别智慧摄持，所以成为最胜。

第五是和合。一果入一切果，主要是在八地菩萨的时候，一个菩萨行持知惭有愧，所有的菩萨也同时行持，所以它的殊胜可想而知。

“信法等别故”的“别故”讲差别，和谁差别？和一般世间人、二乘的知惭有愧有差别，因为具备五种自意的缘故，菩萨的知惭有愧成为最胜，这叫作“别故”。

“无上如前知”“无上”就是最为殊胜的意思；“如前知”，就是按照前面“供依无量品”当中所讲到的五种自意，如是宣讲惭愧成为最胜。

以上圆满地抉择完菩萨行持知惭有愧的种种修法，下面讲第二个因、加行就是“坚固”。

藏译翻译为坚固，唐译翻译成无畏，翻译不同，实际意义一样。菩萨生起坚固的功德，在行持菩萨道时可以没有畏惧地趋入，因为菩萨的三种修法极为坚固，才可以无畏地趋入修道。两种译本或解释是从不同侧面宣讲的，圆满了解之后我们可以通达弥勒菩萨这个颂词的含义。

庚二、坚固分二：一、略说；二、广说

辛一、略说

诸菩萨无畏，体相及差别，
坚固与殊胜，今当次第解。

按照藏译，颂词是讲三种相：“体相”“差别”和“坚固”。唐译在前三种的基础上再加一个“殊胜”，分四种相。而麦彭仁波切的讲义只有三个科判。三个科判和四个内容有没有矛盾冲突？根本没有。因为抉择前面的三种“体相”“差别”“坚固”之后，自然而然就显发出第四个“殊胜”之义。麦彭仁波切或藏译没有直接抉择“殊胜”，但和唐译有第四个相在意义上没有差别。

“诸菩萨无畏”，就是诸菩萨坚固。分四个方面：第一个是诸菩萨无畏或坚固的“体相”；第二是“差别”，也就是分类的意思；第三是“坚

固”，不变的意思，麦彭仁波切的科判是不变，不变故坚固；第四个就是“殊胜”。

“今当次第解”，这是略说，下面按照略说的次第广解。

辛二、广说分三：一、坚固之体相；二、坚固之分类；三、坚固之无变

壬一、坚固之体相

首先讲第一个科判“坚固之体相”，通过两个颂词进行观察。

进定慧三起，勇健勤猛作，
是说无畏相，亦显于众名。

第一句直接抉择无畏或者坚固的体相；第三句“是说无畏相”和第一句对照，什么是无畏相呢？“进定慧三起”就是无畏、坚固的体相；第二句“勇健勤猛作”是和第四句“亦显于众名”对照。应如是了解。

首先看“进定慧三起”“进”是指精进，“定”是指禅定，“慧”是指智慧。精进、禅定和智慧这三种法生起时就已安立了无畏或坚固的体相。

什么是“进”呢？麦彭仁波切在讲义中讲是相续中一种不怯懦的志气、勇气或者毅力，对修持菩萨道完全不怯懦，不管是需要三个无数劫乃至一百个无数劫之后才能成佛，菩萨都根本不会有怯懦。他已经认定了这个道，知道修持菩萨道绝对会成佛。从这方面观察，“精进”就是一种无怯懦的志气，一种勇悍的心态，这种心叫作“精进”。

“定”，是指禅定，一心不动摇、一心不乱的这种安忍，菩萨安住在禅定状态时是行持一种殊胜的安忍，这方面是指禅定。

“慧”，通过自己的分别也好、智慧也好，对所观察或所修习之义决定之后绝对不会改变、不会退失，这叫作“智慧”。

“三起”，这三种功德法、三种心生起之后，就安立“是说无畏相”，这就是无畏的体相。生起这种无畏或坚固的体相到底有什么作用呢？刚开始我们讲过，实际上菩萨如果生起精进、禅定和智慧之后，他就对修持菩萨道无任何畏惧，直接可以趣入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讲“坚固”就是行持三十七道品的因？就是因为有了这三种功德，就可以对三十七道品菩萨道的修习没有任何畏惧而可以趣入，这方面非常关键。相续当中的精进心、禅定和智慧三种功德必须无误或非常清净地生起来，才可以作为趣入觉分的殊胜因。

“勇健勤猛作”，这个“作”字前面要配四个字：勇作、健作、勤作、猛作。这样观察的时候，“亦显于众名”，是谁显于众名呢？无畏、坚固的体相如果通过其他的名称来显示，就有勇作、健作、勤作、猛作等很多不同的名字，都是坚固、无畏的意思。所以，首先通过“进定慧”三个方面认定了坚固的体相之后，再去通达“勇作”乃至“猛作”，这

都是坚固、无畏的异名。“作”，就是造作或者作业的意思，如果有了坚固的体相，就可以对菩萨道勇猛地去修持等等，这是“作”的意思，从这方面观察它的体相和众名。

下面再进行观察，既然说菩萨有了这三种功德之后可以无畏地趣入菩萨的修行当中。那么到底什么是畏惧？下面这个颂词前两句抉择畏惧的意思，后两句再进一步安立坚固无畏，颂词当中提到：

诸有所作中，下动愚则畏，
离三三决定，是名无畏安。

对什么样的法畏惧？如果不生起“进定慧”绝对会畏惧，那么如何安立畏惧呢？“诸有所作中”，这个“诸有所作”是指什么所作？我们知道，在整个世间当中，种姓苏醒未苏醒、入未入正道、入未入大乘的一切众生，都是有所作的，既然如此，这个所作的范围相当广，这个颂词当中的所作是指什么？当然不是凡夫、外道、声闻的所作，而是菩萨的所作，是指菩萨在三个无数劫当中需要行持六度、需要积累两种资粮，这叫作“诸有所作”。对于“诸有所作中”，如果生起了“下动愚”——“则畏”，就会生起畏惧。“下”是指什么？“动”是指什么？“愚”是指什么？“下”是指下心或者下劣的心态；“动”是指动摇的心态；“愚”是指愚痴的心态，所以如果生起了这三种心态，“则畏”，那么对于菩萨的“诸有所作”，绝对会生起畏惧而不能趣入修行，就没有办法成办行持觉分的因。

下面进一步宣讲什么是下心或下劣心。一般初学菩萨或种姓没有完全苏醒的修行人，听到菩萨修持菩萨道需要三个无数劫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再再地投生轮回，需要布施自己的头目、手脚、自己的妻儿或权位等等，他就想，这样的菩萨行我怎能修持呢？绝对没办法修持，这个就叫作下劣心，因为他对菩萨道的修行生不起勇悍心，所以叫作怯懦，怯懦就叫作下心。是从对菩萨道的怯懦安立下心。

“动”，是指动摇，动摇观待于定是其违品。前面讲禅定的违品就是动摇，因为没有办法安住在等持禅定当中，所以当他的分别念猛烈生起时会生起畏惧。他会观察我现在的分别念生得如此厉害，肯定没办法安住在禅定当中，绝对无法行持菩萨道的殊胜禅定，因此他从这个侧面生起一个畏惧。如果生起畏惧就没办法趋入大乘殊胜禅定的行持，这叫动摇。

“愚”，是智慧的违品。没有智慧的众生了解菩萨的一切所作之后无所适从。无法可施就是无所适从的意思，到底从哪里下手修行？从哪个方面作意？根本不知道。所以会对整个大乘生起畏惧，没办法趋入。

“下动愚”是菩萨修道的违品，有了“下动愚”就不会生起“进定慧”

，没有“进定慧”就没有办法有坚固的殊胜功德。

观察我们自己有没有下心、动摇心、愚痴心呢？像这样观察的时候，通过学习高僧大德的传记、经论，如是内心当中生起对大乘追求的勇猛心，可以对治下心；然后努力修持禅定，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使相续当中生起禅定的功德，就会对治通过动摇生起的畏惧；通过依止善知识、广大地闻思修行，如是对菩萨道如何下手修行、如何作意生起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，就可以对治愚心。如果能够把这些身口意对治好，次第生起“进定慧”，通过修习就会生起坚固、无畏的功德，自己修持菩萨道就没有丝毫畏惧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

三个法当中“定慧”是止观所摄的大乘道的正行，“进”是其助伴。如果要真正生起止观，你不精进绝对不行，心性下劣绝对不行。所以我们在学法的时候，虽然现在显现方面着重闻思，没有花很长时间修习禅定、修习生圆次第、圆满次第等等，实际上现在多学能够帮助我们知道在修法当中如何下手、如何作意，这是很关键的事情，这方面一旦具备之后，再生起精进心努力去行持禅定，禅定生起来，止观双运就可以入道。

下面再教诫“离三三决定，是名无畏安”。

“离三”，就是离开下心、动心、愚心这三种违品；“三决定”的意思就是精进决定、禅定决定、智慧决定。决定还有一种任运自成的意思。刚开始修持时没有任运，只是把自己的修法放在对治“下动愚”的违品当中，当违品力量逐渐减弱时，“进定慧”的功德会生起来，之后再再通过修习坚定，最后达到任运自在的效果。

当“三决定”已获得的时候，“是名无畏安”。这时候“无畏”是坚固，“安”是指安稳的意思，无畏、坚固、安稳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，没有很大的差别。

以上抉择了坚固的体相。如果我们没有学这个论典，都不知道这个修法，不知道“进定慧”三者属于“坚固”。学完之后，可以开阔我们的心胸，对大乘菩萨道的正因做一个抉择，逐渐去实行就可以入道。

下面再讲坚固之分类。

壬二、坚固之分类

自性及大愿，不顾及不退，
闻深亦能化，置彼于佛身，
亦行诸苦行，不舍于生死，
生死不能染，此十是差别。

“差别”就是分类的意思，坚固和无畏分多少类、有多少侧面需要了解呢？唐译的颂词当中讲了十类，藏译当中讲了十一类，实际上没有大的差别。在唐译当中有两类合为一类，藏译当中是分开讲

，所以唐译十类、藏译十一类。

首先第一讲“自性”，主要讲种姓坚固。怎样一种自性坚固呢？菩萨通过苏醒种姓的方式，内心当中再再生起、串习精进、禅定、智慧的功德，这叫种姓坚固。在《大乘庄严经论》当中再再提起种姓，在广大行派当中对种姓问题也着重抉择。中观论典当中讲甚深的见解、真如，对自性住种姓等讲得不是很多，但学广大行派时，这些都是需要了解、修行的，只有把广大行派和甚深见派二者圆满地融合起来修行，才可以无误到达菩提道。如果脱离了甚深见，只有广大行，或只有广大行，没有甚深见，绝对无法实行菩提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乘的道体就是深广二者，除此之外没有大乘道体，甚深见和广大行只是分开宣讲而已，实际上都是讲一个大乘的道体，必须把甚深见和广大行两个法圆融学习。在广大行派当中再再提及种姓，就是讲种姓坚固。在相续当中再再串习的缘故，使“进定慧”三者成为自性住种姓。

第二讲“大愿”，指发心坚固。观察“大愿”两个字，实际分很多层次，第一是发起菩提心，第二是发了菩提心之后，自己再发愿成佛、度化众生，全都是大愿所摄。但是为什么讲发心坚固呢？因为缘佛果也好，或缘成佛之后度化众生也好，最初的因是什么？就是菩提心，所以大愿就是发心坚固的原因，这样解释非常圆融，没有矛盾之处。通过大愿这样一个发心坚固，以前已经发起的大愿会再再增上、坚固，现在在修行过程当中再再地发愿摄持，就会助长“进定慧”三者的功德。

第三讲“不顾”，即自利坚固。菩萨修行虽然没有一个单独的自利，但是也可以从侧面分别菩萨的自利和菩萨的他利。比如在学习《度摄品》的时候，六度主要成熟自相续，四摄主要成熟他相续，实际意义上没有大的差别。但是从侧面分别，可以分为成熟自相续和成熟他相续，或成办自利和他利。“不顾”，就是讲自利坚固。怎么理解呢？就是菩萨在行持时，是为了生起菩提心或生起空性、登地或成佛的种种功德，这些就是自利。为得到这些自利不顾惜自己的生命，还有什么可顾惜的呢？“不顾”，就是指自利坚固。

第四讲“不退”，是他利坚固。为什么“不退”是他利坚固呢？因为菩萨在弘法利生当中会遇到种种邪行众生的干扰，但他根本不会生起疲厌而退却。

第五讲“闻深”，指真如坚固。“深”是指甚深的空性、真如，菩萨听到甚深真如的时候不会退失，所以叫真如坚固。一般众生对于无我、无众生、无法、无菩提道等很难理解，但菩萨因为相续当中种姓成熟或福慧圆满的缘故，听闻甚深的真如空性也不会退失信心，这叫真如坚固。

第六“能化”。前面讲藏译分类是十一者，唐译是十者，就是这里有差别。此处唐译当中是对能化进行观察。在藏译当中有两类：一是力坚固，种种的神通、力、无畏等功德习气坚固；二是所化，对于相续当中的烦恼、贪心、嗔心、愚痴心非常坚固、刚强难化的这类众生，菩萨会通过长时间进行调化。

这方面也许有些道友体会很深，自己刚来时是怎样一个相续呢？愚痴心、嗔恨心、贪心、嫉妒心都很重，上师怎么调化我们的？就是通过方方面面的方便，有时通过寂静的方式，有的通过猛厉的方式、有时还显现暂时舍弃你一段时间。几年、十几年或几十年过来之后，回头一看，自己的相续早已转变，和以前根本不一样了。菩萨度化众生有长时间的一种方便，不会舍弃众生。从上师、菩萨、善知识的侧面来讲，对所化有一种长时间的调化；从自己的角度讲，也应该了解我们的相续调化也不是一天、两天的事情。我们学佛一、两年之后，我们说自己的烦恼怎么还这么粗重，还没有大的进步——不要想得太简单了。菩萨调化一个众生需要很多的方便、很长的时间，自己学了这么短的时间，怎么可能马上就转变呢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了解这些教义之后，应对上师、善知识、菩萨生起信心，自己也应该生起一个长远学佛的心，不是一、两个月，两、三年学不动，就马上改宗、不学了，根本不能这样。从这方面也可以体会教法的殊胜。

这个能化的意思是说，通过殊胜的神通等，对于难以调化的众生进行调伏。两种意义结合在能化的侧面讲，菩萨相续当中有能化的功德，然后对所化众生以神通等进行调伏。

第七“置彼于佛身”。藏译当中“彼”字是指自己的意思，自己通过长时间的修行之后，会得到大菩提的佛身、大菩提的果，获得菩提方面的坚固；唐译当中的“彼字”是指将众生安置在菩提道当中，两种解释稍微不同，实际上没有差别。自己成佛不可能不管众生，已经将众生安置在佛地，自己还是凡夫也完全不可能。所以“置彼与佛身”，从自己成佛、从他人成佛讲，意义都一样。因为大乘道体就是这样，如果将众生安置在佛地，自己肯定要获得佛地。

第八“亦行诸苦行”，就叫苦行坚固。在行持或者追求大菩提道的过程当中，对种种的苦行能够行持。行持菩萨道的时候，虽然有的说它是无勤道，但真正开始发菩提心时，自己的身心会有一定的疲厌、痛苦，但是利根者一旦进入加行道，就不会感受粗重的痛苦，见道以上更不会感受痛苦。所以一方面易行道，一方面也是难行道，毕竟需要三个无数劫行持种种苦行，无数次趋入生死轮回当中，对于追求大菩提的苦行能够堪忍。虽然在金刚乘当中说不修成佛，或者说不需要苦行，但是不能直接从字面上理解。既然不需要苦行，为

什么米拉日巴尊者的苦行这么厉害？所以，虽然不需要像显教三个无数劫这么长时间的苦行，但是在一生一世当中，必要的苦行肯定是要的。因此，不管是显教的苦行，还是金刚乘的苦行都要行持，这叫苦行坚固。

第九“不舍于生死”，叫作发愿入生死、不舍三有的坚固。通过大悲心不舍弃生死，这个生死可以指轮回，或者单独指生死的众生，因为除了众生之外没有单独的轮回。菩萨对这些沉溺在轮回当中的所有众生不舍弃，再再地通过发愿——善愿也好、神通也好、自在也好，进入轮回当中做度化众生的事业。下面会讲四种方式投生。这是趋入生死、三有方面的坚固，说明菩萨的大悲心相当殊胜。

第十“生死不能染”，主要指无有烦恼方面的坚固。在生死当中一般众生会被染上种种垢染，对菩萨来讲，虽然进入生死当中度化众生，但不会被染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智慧相当超胜，知道一切生死法如梦如幻，都是本体空的。从这方面观察，一切生死杂染对菩萨根本没有办法，这是一种坚固的功德。没有坚固的功德，你趋入到生死当中，就会被生死所染污。如果耽著于生死当中自现或者妄现的种种有情界、器世界、种种的心、心所法，就会被这些法所染污。染污的根据主要是实执，对这些法生起了实执，就能被染污。菩萨相续当中证悟了空性，所以根本不可能被染污。

对现在的我们来讲，尽量了解一切都是自现，一切都是现而无自性的。但如果没有真实体会空性的教义，就认为空性对治烦恼根本没有作用——我对某个有情生起贪心时，想一两次“这是空性的”，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嘛，这只是个理论。如果真正对空性的理论稍微有所悟入，定解稍微有些深，真正生起贪心时，一观察对方自性空，相续当中的执著当下就淡薄。真正能够直接对治烦恼的，除了空性再没有其他的了。这有一个和空性道相应、不相应的差别。如果不相应，什么道都不行；如果相应，空性是最直接的，不仅能够遮止自己的烦恼生起，尤其能够断根，把贪心从根本上断除、拔除，所以很殊胜。

我们首先要认识空性的总相，《中观》《入中论》《入行论智慧品》，我们学了很多，就是要知道一切万法是本体空的，学完之后有个定解，平时就要用它，观想自己所生贪、生嗔、生嫉妒等的对境是自性空的，不管当时你在修行时起没起到一个殊胜的效果。实际上你在修空性时，你缘的对境是空性的，当下空性的习气就熏到阿赖耶识当中去了，这个种子习气不会空耗。你修一次，空性的习气就熏一次；再修一次，空性的习气就再熏一次。修习空性，一方面对对境有一种舍弃贪执的效果；另一方面有相续当中种下空性种子的效果。所以再再地串习，空性种子种了很多，习气一旦成熟之后，什么法都

没办法使你生起实执，必须要对内外一切万法平等观修空性的原因就是那个。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观想空性。生起嗔心的时候要观空性，能生、所生、生起的业、生贪的对境、能生者，全部都要去实修空性。

如果能够懂得修行，再没有比修空性再好修的法了，这就是最无勤的修法。坐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修，观你的心是本体空的，观你的心正在动摇的时候，它本身就是不存在的。最好修的就是那个，不需要走动，不需要勤作，座中、走路——什么时候都可以修空性。只要你把空性的法门掌握之后，它的效果非常明显，而且种的种子完全不同于一般。所以应该了解“生死不能染”，完全来自于对空性的认识。

“此十是差别”，这是十种坚固的分类，如是进行观察。

下面再讲第三个科判“无变”。不变就是唐译颂词所讲的坚固，不变故坚固，实际上一样。

壬三、无变

恶朋及重苦，闻深不能退，
譬如蠹翅风，不动须弥海。

这个颂词主要讲“无变”“恶朋、重苦、闻深”都不能退，不能退的缘故就是坚固、不变。菩萨在行持菩萨道时，“恶朋”不能退。“恶朋”不能使菩萨的相续改变。菩萨对发心修行等生起坚固定解的时候，这时来一个世间人或外道、二乘人，根本没有丝毫的力量让他转变大乘心，从菩萨道退失。

“重苦”不能退。菩萨在在轮回当中行持殊胜菩萨道的时候，也会引发感受很多粗重的痛苦，但是菩萨在感受粗重痛苦时，知道这是修持菩萨道必须经过的过程，或者知道这个痛苦是无自性的，能够减轻或消灭自己相续当中的业障，通过“重苦”可以生起厌离心，对众生生起大悲心等，把“重苦”完全转为道用。所以“重苦”怎么能使菩萨退却呢？不可能的，所以这方面叫坚固。

我们在修持菩萨道的过程当中，在这么寒冷的地方也会遇到种种痛苦，但这些痛苦比起菩萨经历的痛苦不算什么。在当前我们修法的过程中，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很重的痛苦，我们就要善于转变，想想无始以来在地狱当中受过这么多痛苦，但全都白费了，所感受的痛苦没有一点意义。现在为了求法、修法如是感受痛苦，却可以净罪，可以表示对法的尊重，可以在相续当中种下种种苦行的功德，也可以部分地转为道用，这方面叫重苦不能退。

“闻深不能退”。深是指甚深的法义、空性。菩萨相续当中的智慧很圆满，当他听闻甚深空性时不能使他退失。一般众生听闻甚深空性之后会从菩萨道当中退失，没有办法安住在坚固当中，他想大乘

菩萨道太可怕了，为什么呢？一切明明存在却说不存在，以后成佛的果都不存在，度化众生都不存在。由于他没有正确理解空性，就会产生这些怀疑和恐怖。菩萨正确理解空性，知道空性实际上是无自性的意思，现而无自性。万法虽然是空性的，但是因缘具备时就会显现，在显现时无自性。正确认知空性的法义，就不会对空性生起畏怖。在佛学院闻思的道友，肯定百分之八十以上都不会对空性生起畏怖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传承上师的窍诀，知道空性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有机会正确认知，否则就很有可能生起退失心。

“譬如蠡翅风，不动须弥海。”藏译讲三个比喻，唐译讲一个比喻。藏译当中第一个比喻是“恶朋”，蝴蝶翅膀扇起的风叫作恶朋，它没办法使山动摇；第二个比喻：大鹏金翅鸟和蝴蝶比起来，肯定大鹏金翅鸟的翅膀力量很强大，它要吃龙的时候，翅膀一扇马上把大海水扇开了，然后龙王现前，它一下子下去把龙叨住，然后就吃掉了。它的翅膀的力量很大，但是也没有办法动摇须弥山，这是第二种比喻，比喻“重苦”不能动菩萨心。第三个是“闻深”，大海掀起的波浪力量很大，人力没办法阻止，但再大的波浪也没办法动摇须弥山，比喻菩萨闻深不能退。

在唐译当中只引用一个比喻“譬如蠡翅风”，这个蠡是指蠡斯，它是很小的一种绿色或褐色的昆虫，善于跳跃，有翅膀，有时食庄稼。这样一种小虫子的翅膀鼓起来的风——蠡翅风就是蠡斯的翅膀鼓起来的风，能不能够动摇须弥山、能不能够动摇大海里的水呢？根本没有丝毫的力量。这么小的昆虫扇动翅膀，想把大海掀动、把须弥山吹倒，完全没有力量。

“恶朋、重苦、闻深”这些违缘全都像蠡翅风一样，对菩萨的相续没有丝毫动摇的能力。这是不动须弥海方面讲的无变。

下面这个颂词按照唐译是指第四者殊胜。因为藏译只有三个分类，所以把殊胜的功德摄在无变当中，如是进行最后总结。唐译当中分开讲，这个颂词是指殊胜相。

诸说无畏中，菩萨无畏上，
相异坚殊胜，与彼不相似。

“诸说无畏中”，在世间、二乘等的坚固、无畏当中，“菩萨无畏上”，菩萨的坚固、无畏最为超胜。为什么呢？“相异坚殊胜”，通过“相、异、坚”三者殊胜的缘故，体现菩萨道的殊胜。“相”是指第一个坚固的体相；“异”是指第二个坚固的分类；第三个“坚”，是指无畏的坚固或无变。相、异、坚三者就是指前面的三类法，它的体相、分类和无变。通过抉择它的体相殊胜、分类殊胜、无变殊胜的缘故，最后总结菩萨的无畏是殊胜的。所以分四者和分三者实际上没有大差别，只要把前三者抉择为殊胜，第四者殊胜肯定自然就了达了。

“与彼不相似”，这个“彼”字是指“诸说无畏中”的声闻、缘觉等等。菩萨的无畏与世间、二乘的无畏不相似，不相似就是远远超胜的意思。不相似是有时指侧面、反体不相似，有时是指不如别人，但这里的不相似，是指菩萨的无畏远远超胜世间、外道、二乘等的无畏，所以叫“与彼不相似”。从这方面体会菩萨坚固的功德。

今天就讲到这里。

所南德义檀嘉热巴涅	此福已得一切智
托内尼波札南潘协将	摧伏一切过患敌
杰嘎纳其瓦隆彻巴耶	生老病死犹波涛
哲波措利卓瓦卓瓦效	愿度有海诸有情